

资产阶级历史教学思想批判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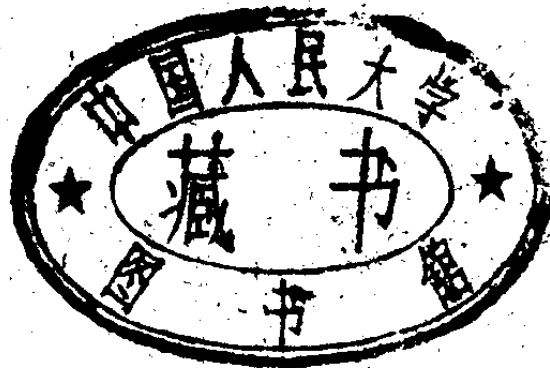
上海教育出版社

11(3)/19
528845



资产阶级历史教学思想批判选辑

RD05/14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上海

资产阶级历史教学思想批判选辑

*

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永嘉路12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80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5/18 字数：75,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统一书号：715.9·718

定 价：(九) 0.80 元

編者的話

本书收集了 1958 年教育大革命时批判历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九篇,虽然收集的面还不够广,其中有些问题的批判和论述也可能还不够深透,有些问题也许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它反映了教育大革命中历史教学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些情况,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历史教学的毒害,所涉及的问题也还是历史教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了帮助读者在教学中注意这些问题,我们汇编出版了这本书,供历史教师同志参考。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 年 10 月

目 录

一	历史科学研究必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奚 原).....	1
二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 观点(袁定中).....	21
三	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观点批判(袁英光).....	44
四	批判在历史教学中厚帝王将相薄劳动人民的唯心 观点(楊承訓).....	55
五	肃清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反动的英雄史观(王兴亚).....	61
六	世界近代史教学中的“重資輕无”的观点必須 批判(李海鏡).....	71
七	肃清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 影响(陈錫祺).....	78
八	批判“高级中学課本中国历史第一册課堂教学 参考书”(張志康).....	84
九	我們怎样跟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进行斗争的(徐柏林).....	93

一 历史科学研究必須为 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奚 原

历史科学研究往何处去？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老路，还是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呢？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抱残守缺，还是挺胸前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对这个根本方向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并没有真正解决。经过整风运动中气势磅礴的政治思想革命浪潮的洗涤，许多人的看法有了进步和发展，但有一部分人仍在怀疑观望或坚守着旧史学的老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一个多月来，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全体人員展开了一场步步深入的大爭辯。爭辯的中心便是：历史科学研究能否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怎样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很自然地涉及到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一、历史科学研究的目地性；二、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三、資料与观点、史科学与历史学；四、个人名利与集体主义；五、如何有效地保证历史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等。经过爭辯，大家的認識有了提高，从而体会到：每一个来自旧史学界或在资本主义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史学工作者，如果不从思想深处解决上述根本问题，彻底进行破資立无的两条道路斗争，严肃地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就无法跟上整个社会主义大跃进形势的需要，自己則有停滞不前甚至成为时代渣滓的危险。

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全体人員所爭辯的这些問題，

可能是帶有普遍性的，值得大家來注意研究和討論。

一 明确历史科学研究的目地性

解放到現在已經九年了，有些史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目地性還不明確。例如，他們認為歷史學的目的就是考訂史料和補前人史考的空白，似乎不一定需要馬克思主義，也不一定聯系當前實際；或認為把史料排比排比，寫成著作，就算是擺出了人類社會之演進，找出了事物的因果關係，足為現代人之資鑑了；也有認為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和大量的史料，史學的目的僅在於把它們整理出來傳之後代；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意义、範圍和目的的論見。

显然的，按照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看法和做法，是不可能建設起無產階級的歷史科學的，是不可能使歷史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我們所要建設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這門科學的根本目的是要研究一定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用以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事業。這個鮮明的目標，應該成為每一個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奮鬥方向。

由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研究的目地性，今天還不曾為每一個史學工作者所理解和接受，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區別於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幾個根本點，必須分辨清楚。

第一，馬克思主義者公開宣稱：歷史科學是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服務的。

大家知道，除了原始時期以外，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就決定了歷史學必然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不管有些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說什麼“純客觀的研究”、“為歷史而治歷史”、“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①、“以純客觀的眼光，做大

^①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版，第46、47、49頁。

众化的历史”、“历史不是附属的，不是供人利用的”、“浩然独立，无所偏党的历史科学”^①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之谈。至于胡适之流主张学术脱离政治，这种主张的本身就有其反动的政治目的，这是世人皆知的。此外，虽然有些史学家，他们主观上自认为是老老实实无所偏私地埋头于史的考证工作，并确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他们考证的方向和内容，再也无法洗净阶级的色彩。一定的历史学（包括研究的方向、观点、内容）必然服务于一定的阶级，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客观的存在，不由史学家自己来决定，超阶级、超政治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所谓“象牙之塔”是没有的。

至于真正的历史科学，则是近代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才产生的，这种历史科学专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史学家，他们对历史学作了大量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但由于他们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历史科学。只是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用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开始建立了真正的历史科学。我国的历史科学，也只是在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才开始逐渐创立，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斗武器。

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否会由于阶级成见和政治意图，而损害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呢？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永远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因而它不仅是为了解放自己，也为了解放全人类，它没有任何自私的偏见，最忠实于真理，最忠实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革命性、党性和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相反的，正是一切剥削

^① 胡哲敏：“史学概论”，中华版，自序及第66页。

削階級和反动統治者，即使他們不敢公开宣稱利用历史学为自己的罪惡統治服务，实际上他們是以階級的偏見在歪曲历史和利用史学，这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能够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为正确指导革命和建設事业提供历史实际的根据。

我們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正义的和正确的，不仅在于它符合人类最大利益，而且在于它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規律。无产阶级在从事革命和建設工作中，不是凭主观愿望办事，而是依据了解、掌握和利用客观規律来办事。所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必胜的。

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恰恰担当了这个任务，即彻底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因为和资产阶级历史学不同，它不是仅仅以历史材料为研究对象，而是要通过龐杂的史料去研究客观历史实际本身；它不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地去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坚持科学观点和历史資料的一致，即坚持以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历史資料进行綜合分析，从而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內在联系，总结历史发展的規律和經驗。因此，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生命綫，离开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探索历史发展規律，就会使我們变成历史材料的奴隶，或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中。

第三，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是劳动人民創造的，因此，主要應該研究广大劳动者推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規律，而不是仅仅研究帝王将相少数人物的历史。

本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劳动者从事生产和发展生产的历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史之第一个前提自然是有生命的人的个体之存在。这些个人之第一項的历史行动，他們

由之而以与禽兽区别的,不是他們思索,而是他們开始产生他們的生活資料。”①又指出:“而且这个历史的經營,是一切的历史之基础条件。”②在階級社会中,各階級成員以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这就出現了劳动者反抗統治者和求解放的階級斗争的历史。所以,我們要大力研究的正是这些历史,即劳动人民推进社会发展的規律,一定的階級社会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規律,以及在我国条件下消灭階級和建立无階級的社会的規律。那些專門考訂帝王家譜之类和为統治階級及个别人物歌功頌德的史学家,显然根本方向錯了。

第四,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不但要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經驗集中起来,而且更要使它回到劳动人民中去,成为群众革命和建設的武器,有助于实践。

一切历史科学工作,不論資料調查整理、專題研究、修史、史学理論、历史教学和普及宣傳工作,它們的最終目的都應該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能否最終地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发生有益的作用,又是一切历史科学工作的檢驗标准。

但是有人怀疑,历史終究是研究过去的事,如何为現在服务;或认为有些項目可以作用于现实,有些則不可以。这些看法是不妥当的。

当我们組織和规划一切历史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須从它的实际价值和作用着眼,并区分輕重緩急。同时,又决不可把这种实际价值和作用理解得太狹窄,必須既看到眼前的、直接的、具体的作用,又看到长远的、間接的、基本的作用。例如,我們党和国家的路綫、政策及各項重大措施,都是在充分研究我国历史和現狀的基础上来制定的,因而它才是合乎实际的,有利于解放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② 同上书。

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我們加强历史科学研究,就可以为正确制定和执行各項路綫、政策及重大措施提供重要根据;又如一切革命理論都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总结出来的,要做到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根本地掌握革命理論的精神和实质,正确地用来指导当前的斗争,就一定要研究产生这些理論的历史根源;故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就将使革命理論更深刻、更广泛地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再如,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有极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經驗,可供我們当前工作和斗争的借鉴,其中人民革命斗争的經驗教訓固可借鉴,統治阶级的某些經驗也可以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借鉴,这都需要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正确地加以鉴别和总结;至于批判地接受祖国的历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揚祖国优秀的文化傳統,也可以丰富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再如用人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历史事实教育群众,揭露反动統治阶级的罪恶,发揚人民革命的英雄事迹,可以有力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信心,鼓舞群众的斗志;在历史学本身,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史学的遺毒,彻底粉碎并继续警惕右派分子歪曲历史、借古諷今等卑鄙勾当,边破边立,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以上粗粗例举的这些方面,就足以說明,在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活中不是不需要历史科学,而是广泛的需要,而是不可缺少。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排除障碍,促进历史科学研究与实际需要結合起来,全心全意去滿足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二 转变厚古薄今的坏风气

我們上面研究了目的性問題,从理論上和实际上肯定了历史科学研究必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仅仅明确目的性还不够,更重要的在于扫除实现这种目的性的障碍。根据上海历史

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大爭辯的結果来看，主要障碍是厚古薄今、以史科学代替历史学和个人名利思想。这三个腐朽的东西互相勾連，在頑抗，不让历史科学研究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排除这些障碍的斗争，是破与立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問題，这是一个路綫問題，也是一个学风問題，值得严重的注意。如果說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傾向的話，那末在历史研究中这种傾向尤为明显和普遍。它象一块沉重的大石碑压在史学界的身上，一面阻碍新史学的生长，一面阻碍旧史学的改造。既然厚古薄今，一心向往着古代，还談得到什么破資立无、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有的研究人員在思想感情上对古代已达到了陶醉的程度，他們每天所留恋的是自己家中的小书斋，四壁堆着古书，在这个环境中，“悠然如入三代，悠然如見古人”。他們认为要研究古代，自己便應該象古人一样的熟悉古代，否則如何能够深刻体会古人的心境，又怎么能研究得好古代的历史呢？有位先生說：“必須体会古人的感情，把自己变作古代人，否則你站在古代人之外去看古人，总是看不清楚的。”他們还认为自己这点“老本”是“奇貨可居”，断断不能丢掉，离开这个“老本”就一切都完了。

这种厚古薄今的坏风气并不是解放后产生的，而是有其旧社会的历史根源。首先，有些是封建的旧史学的残余，所謂远古是黄金时代，越是古代越好，三代以下无賢人，使人迷信古代，这是由于封建时代儒家“法先王”、“是古非今”等傳統思想的长期影响。直到清末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为了要改制，还一定要“托古”为他的理論根据，充分說明了这一情况。其次，近代、現代反动統治集团提倡复古的影响，从清代到蔣介石王朝，他們企图以复古主义来麻痹知識分子和人民群众，以緩和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清代統治者提倡程朱派的理学，牢籠士大夫編纂古籍，奖励

考据学,以复古主义来維持和巩固封建統治,例如曾國藩就是貫徹这一反动政策的汉奸劊子手。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打翻了“孔家店”,对傳統封建思想来一个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傳到中国,在这革命的惊濤駭浪中,地主統治阶级又捧出复古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反动学者极力維持孔子思想,宣揚什么“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以图抗拒新文化新思潮。蔣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为了保持其封建买办集团的反革命統治,掩飾其卖国殘民罪恶勾当,又大肆提倡复古。这些反动統治集团的复古政策的推行,也在学术界中散布了极坏的毒素。再次,許多学者本身为了个人利害逃避现实,幻想钻到古书堆里去求“象牙之塔”,也养成了很坏的学风。革命胜利以后,一部分人依然固守这种学风,他們缺乏对新社会的热爱和自我改造的决心,仍旧逃避现实,企图繼續躲藏到故紙堆中去。

在轰轰烈烈的偉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中,这一股厚古薄今的逆流,正是从旧社会和反动統治集团那里傳襲下来的毒素,應該从老根上予以彻底挖掘和批判。

自从陈伯达同志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以后,对大家启发很大。我們應該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坚定不移的提倡“厚今薄古”,以此为工作路綫和学术作风。要厚今薄古,首要关键是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因为它是当代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峰,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南針,它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現。明确这一点,对于史学界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厚今薄古”的意义必須有正确的理解,一方面保证自觉地貫徹,另方面也防止一些誤解或曲解。

第一,厚今薄古的意义,在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兴无灭資,引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向前看。在于解除几千年来旧思想傳統的束縛,发揚群众无穷尽的智慧和創造力,以勢如破竹的

气概来迎接光芒万丈的新时代。在我们这一代不仅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奴役人民的剥削制度,创立生产高度发展的美满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何等伟大的变革。但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和束缚往往还很大很深,顽固地阻碍着人们大胆创造和奋发前进。要摆脱这种束缚,首先必须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扫除厚古薄今的坏风气,树立厚今薄古的新风气,引导人们向前看,奋勇前进。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①

第二,厚今薄古的意义,还在于要一切为了当前,一切为了将来。不是不要历史遗产,而是要运用历史遗产来为当前、为将来服务。

有人把这条方针解释为“厚今就是加强近代、现代史,薄古就是取消古代史”,这是不确切的。加强近代史和现代史固然是厚今的表现,但两者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如果对于近代史和现代史只作一些烦琐的考证和主观主义的推测,同样不能厚今。而研究古代史也可以厚今,问题在于对古代史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如何使古为今服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决不是取消古代史研究,相反的,是要以适当的力量去占领古代史阵地(包括原有古代史研究人员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是要把抱残守缺的古代史研究,改造成为科学的有实际价值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于古代社会的考察,就给予我们极好的榜样。

第三,厚今薄古的意义,还在于今古研究的数量安排得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91页。

應該以較大的力量來加強近代、現代史研究，沒有一定力量的保證，也還是落空。毛澤東同志早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学习”的報告時，就指出要認真地研究歷史，並強調“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因為近代、現代史與我們當前鬥爭的關係更密切，更有實際意義，而恰恰在這方面我們做得很不夠。

現在有些人常常喊着要補起古史研究的空白，而對於整個近代、現代史研究的大空白則忘記了。由於我國史學界的傳統狀況，至今從事古史的力量和份量還是占着比例數的多數，但他們中間許多人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不對頭，沒有抓住古史中重要的迫切的問題，沒有改造舊的研究方法，這就造成很大浪費。因而，要補起古史研究的空白，單靠增加力量也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改革古史研究工作。

但主要注意力應放在加強近代、現代史的研究。為此，除了培養新生力量以外，勢必要求一部分原來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員，專門來從事近代、現代史研究。他們已有的專業基礎和經驗，可以對於開展近代、現代史研究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每一個熱愛祖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科學工作者所樂為的。當然，在國家規劃工作和安排力量時，是要做到“人盡其才”。但為着整個工作的需要，在研究項目上作必要的調整，並不違反“人盡其才”的方針，却正是更好地任用人才。如果按照個人主義的“人盡其才”論，那末一切新的學科和邊緣科學就沒有老科學家去開辟，科學就不能發展了。

由此可見，要加強近代、現代史研究，首先要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在某些史學工作者中對近代、現代史工作存在着下面若干錯誤看法：一、不是學問——所謂“近代史政治性強，古代史學術性強”，即認為近代、現代史不算什麼學問，古代史才是高深的

學問。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似乎還不了解究竟什麼叫“學問”，又什麼叫“歷史科學”。恩格斯說：“人類歷史……是人類本身發展的过程。而現在思維的任務，是在於從一切迷亂中追蹤這一过程的依次發展的階段，並在一切表面的偶然現象中證明出过程的內在規律性。”^①按照這樣的要求，從大量資料中去證明近代、現代史的內在規律性，正是一項巨大的科學研究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怎能認為近代、現代史“不是學問”呢？原來歷來就有一種人捧着古史的冷門在唬人，他們把“學問”或“學術”解說成為非常“深奧”、“神秘”的東西，使它完全和“實踐”不發生關係，他們研究古代史也並沒有研究古代社會發展的“內在的規律性”，由此可見，他們並非真正重視“學術性”了。二、易犯錯誤——有些人說“近代史政治性強”，但他們並不重視政治性，而是借口怕犯錯誤，躲避這個政治性。他們有意識無意識地以為古代史錯了，死人不會申辯；現代史搞錯了，活人就要申辯。他們實際是要尋求一個便于掩飾錯誤的門路。搞古代史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樣要犯錯誤，且終究要被揭露出來。只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思想，搞近代、現代史同樣可以盡量避免和減少錯誤，而且在研究的實踐中能夠鍛煉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從而減少錯誤。當然，要消極的躲避錯誤，這決不是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三、資料繁雜——近代、現代史的資料確實浩如烟海，有待整理，絕非一人之力可為，須集体的分工合作，才能適應需要。有人輕視資料工作，認為這是二、三等工作，研究工作才是頭等工作，把資料與研究機械割開。持着這種錯誤觀點的人，在科學研究上是沒有希望的，他們忘記了馬克思就是親自搞資料的。四、原非所長——所謂“古代史需要考據，近代史需要外文”，似乎搞近代、現代史不需要考據，他們原有的經驗就沒有用了。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第22頁。

这当然是一种誤解。历史既然不能割断，原有的历史知識和研究經驗不但有用，而且是可貴的。当然不能自滿，开展近代、現代史研究还必須边干边学。五、沒有旗子——所謂“古代史有旗子，近代、現代史沒有旗子”，有些人一面強調老古史家赶快帶徒弟，一面埋怨近代、現代史缺少指导。我們认为古代史是有些旗子，但一定要区分是什么“旗子”，是資产階級以至封建的旗子呢，还是馬克思主义的旗子？我們也认为真正有成就的老古史家應該帶徒弟，但也值得考虑怎样帶法，是原封不动继承下来呢，还是批判地接受？至于說近代、現代史完全沒有旗子，沒有指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些从事近代、現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竟連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不認真的去讀，却在那里埋怨沒有旗子，沒有指导，这种不正常的現象必須坚决改变。自从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报告中指出必須重視研究历史和現狀以后，党所領導的近代、現代史研究已經有了显著的发展，并在新史学方面树立了許多新的榜样，这是不能忽視的。当然，近代、現代史的旗子應該多多創造，指导應該加强，这也需要大家的重視和努力。

第四，厚今薄古的意义，还在于提倡从現代出发进行研究的方法，这样也更能很好地去研究古代。因为分析了高級的現代社会就更容易去理解古代社会。所謂“博古通今”，往往先花很大精力去“博古”，結果陷入故紙堆中，既沒有“博古”，也沒有“通今”。事实证明，仅仅从古代研究古代的方法，不能很好地分析古代，也就不能使这种研究成果为現代服务；而从現代研究古代的方法，既能很好地分析古代，又能使研究成果对现实发生作用。

三 以史科学代替历史学的資产階級史学观点必須改造

在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論上，目前較大較普遍的障礙就是